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

十一

記上

仁宗皇帝御書記

讀書

汪本

汪本

汪本

汪本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物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无声色政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虎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 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万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不嘗不霑涕後生聞說前朝事无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畫具子臣浩以示臣 昧冒論者如此豈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州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意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州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事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也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約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欺焉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村養桑良知其飽飢鋤治蕪猶幾於傷手治声翁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賦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无類即以智籠小駭吏郡許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 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蕪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蓋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

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迂故為郡最豫暇有聲
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田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
以望江南諸山張樂也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
傳識其廼所於是花一竹皆攷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
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
涪翁曰聖涂急鯁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善矣樂夫去忠州於今為二百七十
有九年在官者鯁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燕
沒欲尺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
晚暮為遠郡守廼能慨然不倦且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
和已亥時追樂天而与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之明年
六月而涪翁為之記

題名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亦叢聚落也於今為縣二鄉七里戶
千有二百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千方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
義軍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眾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
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談訟失其
情或勇略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為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
其柄而麝臍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以利啗育
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奏箐中矣至今得其人擲垢肥瘠民以按堵
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回文為黔州軍事判官命呈
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攝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
吏道故不以假攝為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亦而不倦事
平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壩如櫛不歸夷其民子弟教之故
其政无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无題名記興文敗其太陋求之故府
与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承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
記之子產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
興文之卒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无此六疾而
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盧陵戶餘二万有地三日里縣當刺史理所今日兩
移衙退則祇承錄判將校事相闕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戶籍號
稱七万刺史官府屬與唐射勢不同所以病令使政難工者猶不除也
故廬陵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與國改元而上無傳焉由馬
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
或以故去皆可疑識今令陳適用使器始辨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
人其政之黷惡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
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其擊伐人不避
豪貴其為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辟者其簿籍如謹細
書生所抄書予欲考馬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
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
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
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廿回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
繞山腹下視深溪悚人一徑穿山腹黥閣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
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
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碇從舟中望之頤頤口
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冽寒流泉激泉中出石
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
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入齒亦其源深來遠
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
福皆醉長年二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
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
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記黃牛峽茶可飲因令
舟人求之有蠍賣新茶一籠与草葉无異山中无好事者故耳癸丑夕
宿鹿角灘下乱石如困廬无復寸土步乱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
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盤石為几絮牀座夜闌
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列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声洶洶大
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比日云楠澁不可飲試問小

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炉
倩樾問身候湯手拈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
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堂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墳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
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
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之曹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
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
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貨
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
趨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仿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
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隨亦王君之力
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興者又有德而明經述而書敝聘焉戴君
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群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
者退而士諸生藉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
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愛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
賈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艾老乃相与
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至學之功耶繼鄒君者
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其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
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与李
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李修己以致人士
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雜日不勤凡宮室不能
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弥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至其士之
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
貧為濫強有力者器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
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大
昔者鄒君其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
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
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
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

能荒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効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子者故不書

閩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无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菴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入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明務以諱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魚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閩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重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其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某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魚侯壽詩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儻改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褻褻其間不事本業其俗猶班班見於載籍无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惟悴甚於它州真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子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膏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

堅壁重兵橫櫓險壯外夷賓愛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法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鯨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廼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迁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官貴之養而氣躰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堦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声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末同而言言皆有誦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声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齊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所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鑱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取員樂堂記

待物外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黠鬪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城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无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也加以

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書為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外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无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未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茲更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畫書杜子美兩川巽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奮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无意於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黃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黷黑漸如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嚮以為壁摩故壁以為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來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射

弱而健強名辱而美榮汨汨然自有是心然直取混沌之術而假脩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天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為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為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亭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无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特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軒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万事事无過舉然廟身數有美祥頌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全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泉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切惟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丞賞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極點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鸚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守驛道多虎崦澗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

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董甫扇苞。黃茨紀曆。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是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皎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鍾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倚頓之材。无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石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人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郵問寒以拊孤。折券存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怨入而持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无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无獻子之家者也。必得无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美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哀淵明之菊露。可以无愧矣。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著作郎知縣事。鮮三耳。慕潘令。台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

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
一年來者不嗣境垣汗沈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
元敏求父吏事庸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圃陸執桃李植凌
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
不若前人愛民之力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
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隸吏茲輒
得有罪有鉤去其蠅蝨交未既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勤
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鳥鴈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
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比缺守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為俎巨執鞭者衆
羊失其牧歲歲仍飢饉夜有抱鼓不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
春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弊所先下書
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
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憲釋其點染攀牽唯上請頒報
遠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也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其後得一本於郡
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
石磊落瑰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慶邑異本同
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
健訟之民且化為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首以受福民之慶則
靈芝之生不獨為唐瑞魏侯因即秀野亭以為三秀屬豫章黃廷堅
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華之間則獨思而
息之之趣行行以辟祿而友朋見絕自龔首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
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
駕而折軸不能无悶往而道塞不能无温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耨灌園乘
至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
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

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
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群山之會作
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縹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
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
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
於市朝之溷濁翳其身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仙意也其
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
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
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雞之羽逐
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万物皆授職窮而万物不能嬰豈在彼
哉由是觀之東郭以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
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為子家壻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
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
斲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
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
章黃庭堅

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



記下

經藏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內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內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戶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為童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六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尊道雲巖初无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發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約山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山為人意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者自伯商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隱欲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難觀者拱手語陽公曰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為道而來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吾恐雲巖門外荆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為我置藏經且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為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為經堂殿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闍三歲檀化為魔種種沮壞韶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鬼所攝去魔鬼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復為檀自謝負墮鳴豸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來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為之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為所依然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韶陽老人者大長老悟新山谷道人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榭寄欄市井大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區以其六為律院以其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

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
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
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
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
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
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
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寂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於
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夏屋千楹其
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永邦來
乞予記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无苦調護墨工且正板籍積書如山
盡歷邦手如數一二子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无疑也予問邦夫用力
則外爨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无極此其故
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陲震風薄木龍鳴于
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世乎昧乎物故
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處然
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予勉之藏成予為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
既歿總公之世而經續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
枘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
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
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為廣夏百區何其
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穿曾繡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何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
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何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
百年而棲遲葦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
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外物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南楊氏順義中築室於廬陵郡之仁
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今為隆慶禪院熙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黃
龍慧南道人所來樂仁山而駐錫焉儼器宇重深才智能任事其初
舉事緣占邦人心告以刻華嚴經論板書經費鉅万人勸其功期月而

成儼曰黃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薰斯人矣於是安意莊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吾十六億萬歲當有大丈夫來自善足天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所有施法佛及僧是為將來聽法種子其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三年其日遠近皆會有異僧來訖飯忽不知所知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西湖南而僧伽浮圖出光明相照此會人无不歸心故儼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為轉輪經藏木石金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闔三歲而崇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凡東出西沒鬼工神祇耀人心目其費无慮二千方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此豫章黃庭堅曰夫一餅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萊化為金碧岩城無曹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為之記

院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永和二年而止其名又言江南李昇初為徐温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昇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知其故以手爪語昇昇寤起走伏於此院北山間古松下以竟及昇有國名院曰永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尽天聖初知縣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遂紹熙以授僧曰元而院中興景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徒繼主事者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可云可遲敗墮寺居暗如紹熙時鍾魚不鳴像設風雨云等不能有迺求以十方人主事閱知縣事晉陵胡宗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夫耆老之願起宣州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人以爲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山人以爲瑞有暑者故凶忍於是方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入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磴方念作經藏而法鼓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飄雪虐道无行人而夫漁獲襖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其耆老亦有脩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具坐賈行商與田間著姓破墜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自貧士一錢而乞之而入有施四十万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以安方來禮勤舊下逮

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輪經藏其費鉅方歲之不易居民薦為苗於水火若不可為而餘之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大縣故嘗為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輔我者衆則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吾以是歿吾世為之以能難成遂濟登茲黃庭堅曰此山蓋為永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居再閱廢興可為累歎物之成壞相尋馮虛而責實蓋難為功今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延四方之有道者為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為磴下牛所笑哉故為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川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為古之鄡陽今為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繡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為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无用芘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王之遂為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長老推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寔為之服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者垂蛇寢廟虎豹之燕居无不畚築舟壘其寬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无聚祿而望入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子同而不同付而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為記之清隱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法遠之室浮山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之可以知子矣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黃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嚮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

齊以為隋初有頭陀上藥此山得名曰靈臺院至唐貞觀而藉以大中再
許度人有利相禪師石化草萊皆為金碧號淨心院嗣以者曰伏虎禪
師歲遠失其名蓋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今
遺基岿然永阜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宅而已至慶曆中賜名與
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々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彌住持彌
嘗入黃龍心泐潭文之文室自以為聞得力向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
補壞支傾偷過歲月銳意因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有東林之規摹又
得長沙僧志秀為之佐故七年而大厦彌山凡所以尊崇經像安養聖
賢色容作務館穀賓客无不稱事高明顯融又栽杉十萬以開盛衰蓋
方事之初民慎履者家有古墳楮林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為不可得
已而楮林之中夜聞鍾梵或以告彌試往喻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同
施人歆其祥於是傾財獻力遂崇成耳惟積敝難振大緣難成非其時
不與非其人不能夫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敝矣空山
之間四旁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緣矣楮林鍾梵非所
應有而驚動此其與之時也彌以淨行而主此緣秀又為之竭力凡一切
作務病者不悔死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又
能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為屋千楹成壞无不
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彌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
之道哉故為之記其與發而勸請之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楊
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
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
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絕處也乃金買之以為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
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々於富貴然語其舊僚未嘗一日忘廬山
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為僧舍蓋方其鼎盛時傾國服為之
亦推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元以丫山道人紹宗主之所
謂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榻與書像存
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常以行義耆老至
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上橫行暹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為禪林

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
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枝傾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
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无不如意初
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卧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
時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
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无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
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
无不得其所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无不得
其所求盖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
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所入與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
乞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
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
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
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曾昌
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
不思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爲世界主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
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邪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給
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曾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
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
世於諸境界无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
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无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
吾人雖然妙莊嚴供養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
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煮東溪之菜
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盖如来藏中
之說客善提場中之游俠邪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爲保鄣是謂金堂山有一
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絕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
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爲舍五百楹成
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變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

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而雪其受人
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為宮與大
悲閣高卑相望為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
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
至一千万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牙一臂不
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辨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淨泣於是化之自式其
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醜樸不凋鑄盡心於
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
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万四千手眼昔揚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
万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
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至唐咸亨中
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
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
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
年子同年進士臨苗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
以公錢七方及廢徽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
輿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其月其申子有事于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
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
子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夷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
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取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
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
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
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後漢書傳三

人而空言成寔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偈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諸行五常一切皆苦諸法无我寂滅為樂无上兩足尊初說脩妬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无耳聞經无垢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刻有大福田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大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无畏鍾魚鼓板釋迦若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 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欵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仙數大言人以為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文受命仁壽改元迺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比日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寔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得豫章板古瓦碎瓦中置銀鬘瓦舍利觀者比日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死然不相函蓋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志恠者或過其寔而曲士持議以為无是道彼恢詭譎恠流俗喜傳无以為有寔見淺聞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冰霜醯雞斷无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資考寔錄遺主塔僧師惠以告來者

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勸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鑑錡在同光之末令初堂堂天覺印可干戈日尋禪子冥坐真人開宋六合為家時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鍾魚寂寥百年有僧父子父餽其鄰子乞于市文慧重元海岱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首者得眼檀者傾施日飯三百猶故不賜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冲子智航蓋士大選諸根猛利透出魔窟昔在天鉢風雨及牀瓶鉢三世冬温夏涼有翠堵波畚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涌出街齒附骨如珠瑟瑟迺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覽莊嚴鍾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智非林下家間得意自足蒿萊荆棘不絕不絕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藏六攻石作銘閱世陵谷

泉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來不汲汲似為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腫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遷以避數世之禍

碑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判官宋迪提點刑獄楊寧奏言路分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帥將犯桂州而北掠以撩衆厭全境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阨灌陽亦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為州樂易明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无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野処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尉以十數卒為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為河巡督取行商權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

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无得私言及奪鋪戶益以私牙歲調民之封貴
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幹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
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
民不倦而其僚走職索已无暇而其吏畏賅治夫子廟與民學表孝子
廬與民行治軍有犯无隱聽訟立决无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
酒相慶曰吾父且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
民欲為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十八祠
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尊民丞嘗也宜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
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
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无稱
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
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今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
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瀟泆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主兮不以金帛立
在含山兮侯安此宅山之下兮松柏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民
奉侯兮歲歲丞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甘綠橘兮薦清酒鼓坎坎
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為舟兮雲為馬嬉于川兮獵于野
千秋万歲兮無棄此邦為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璿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
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 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百
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
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縝等十有
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
附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莫與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
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以其先人
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乃由漢兗州刺史衡以
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能不替引之且有金石勒无憾
其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
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臣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

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繇方有魏昭獻栢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與鄭
公正觀同功慕作司徒繩其祖風胡服變夏衣冠南韓太尉初筮起歎
婺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勳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无辟畏象
魏燒灯粹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徵詔取付吏
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拊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上不救爽令無賦
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延言口租計免請糴夷夏以蘇淮蔡
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迹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
媮蒲魚斬海新城賣傭作繕工十一萬公私告懼人言無戎公迄奏功
遷諫大夫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廣人堅
壁用竒走賊謗者斂社天子歎息侍郎功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子兵
五十公調兵食佐王豹虎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通四歸稟給厚楚部
吏封豕道无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臥家吏史不覲察獄色詞
取諸懷中及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芒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放越待
察訖无秋毫奉公如家天子休之寵賜勞嗟義塞商胡道河六塔是
非分廷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年商胡比流致師蠻荆
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禽獸獮之終以公策乃子順
來廣府任土荔子蔗霜餘歸執政脩用歲常有凶史沆告公包賄詔使
按劾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為開南陽持節安撫歸節請老杖
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淮水繞宅風声鶴唳燕御賓客
既壽而臧可思不志脫身風波委蛻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温恭好
賢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坂坂餘地不試則有偶竒嗚呼鉅鹿誰之
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趣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魁職
啟予手足公則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墮墓所有
詩來者詔之在子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幸脩其似之

上蘇子瞻書二首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覓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根補郡輒上最課可謂盡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詎詎子旣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任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言小筭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祭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寫兮今此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爲道自重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其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高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頌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萃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以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筍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

如公待我厚願為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万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射道一致神明其相之

見張宣徽書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琴瑟兮憇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維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覲深有感其潤澤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如鄙吝之意消亦不容斥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珮而起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閣學文章冰銷彼已惟道以為躄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庭堅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予自信其篤嘗與深識士大夫詠嘆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顛伸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奧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維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壁之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重足以聽命

寄與上

寄蘇子由書二首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官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无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媒欲踈之不能忘雖形迹闊踈而平生咏歎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方羊塵垢之外撲拙无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發芳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懷璧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踈不了人之愛惜人謂我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令不知躄力何如惟強飯自重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

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方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况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割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无階承教臨書懷仰

伏承端明二丈窅窅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賈涕石刻得三丈論撰无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為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万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至要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蒙齒記感激感激

與王觀復書三首

某頓首啓浦元禮來辱書勤懇字方知在官雖勞勤无日不勤翰墨何畏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遡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果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韻空而易竒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樵林宗主時好作竒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竒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竒語故其氣象衰萃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壑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放應接浦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放不肖者故皆略之其頓首辱書勤懇字方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延羸不能勝也所寄詩

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
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
鑿垂痕乃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其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
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知此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
者也但要琢磨磨去圭角耳任象李涪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友
皆不易得也所寄唐又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曾使君所欲作
記極不敢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須客會集衣三過曰愈不
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當教有人還眉州令自此
來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為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昂而未成
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作也亦恨雕文勝耳
不肖在巴峽間所得人有李仔任道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
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傑州人行已有耻不妄
取与其外家連戚里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与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
雖未成就要為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故亦有淵源耳有趙
縝子智者榮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為有用之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

蔡相次律張溥寬夫自不肖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三優於寬
夫他日或可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宜叔者嘗東李京師才性明利
其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其篤然憂其質不其美韓退之所謂籍湜
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其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
見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書遣來人作書又草草千
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其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書不
比劍外乃梓柯夜郎之洪荒无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置草而
靜翁云云不得不肖書試為振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
子歲登一種拓技頭出於過臘平大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飲
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

與唐坦之書

復字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之
幽人貞吉若不犯家諱請即用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
蓋多如此遂不復念耳辱書見知寓史子山家主人因意不勸遂因循
雙夏鷺馬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歸即亦如乘流則漸

得坎則止乎張祖祺便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
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中與兄弟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
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
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母苟得
臨難母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為治
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啜菽飲水誰
不欣然瀟我間三伏中瘴癘方作更希珍愛

與潘子真書二首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
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菹以是
又未不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万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間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取塗而无悔
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
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
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万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
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
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
若者勸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已
若无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切思意也

大門養道丘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
說請之儻以為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
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為足
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万
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
以告惟昭察幸甚

與運判朱朝奉書

彥博

某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滯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熟爛不
可撥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郡刺史訕訕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
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析楊相推囚繫索情溢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

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謹訶至則免冠
就訊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終不
相知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
肖欺左右者乎迺蒙過聽識技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憐然恐不任
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不異
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問決
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將臨下邑
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尔伏惟調護行李為國自重

與潘邠老手書三首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
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
嘆伏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
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餐從徑而不食也
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群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
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
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
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无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
以講學為事其善其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詞頽德薄而
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圃之
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尔
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且為東周乎故
陳常弒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河為勸
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礼有所行周公誅管
蔡舜之礼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也執一而廢百小道
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
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
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為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
然而况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况此舉其不勝其耦者乎

凡所為問學琢磨而措之以吾常而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翅於其蚊睫已磊磊此於曾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万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對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幅佳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與王商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曾中固无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霽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意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師嚴君可畏在筆下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與胡少汲書四首

某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欽歎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躰力清勝遠寄山薑其副所須蓋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氛霧蒙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道者碑其佳不知彼方猶能傳舉道者語錄否試為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游從故為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勲幸改之百冗奉狀草率

某叩頭頃得相見甚惡冬風度高明恨未款語耳前年辱佳句并勸筆適遭天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實客呆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間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佗求特以草木臭味同尔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疑滯於曾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

復亦幸即輕安家事所寄真愛責未艾唯寬懷自重

某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使去者無憾於下泉矣念九常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死生之根則真長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久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比日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某頓首辱書遍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尔自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異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如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